

一个与情歌无关的故事
心事流水，人情云散
而你，终将解放

爱到乙

喊哪阿伦特 著



NL1C 2970697916

爱到Z

喊哪阿伦特 著



NLIC 2970697916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到 Z/喊哪阿伦特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1

ISBN 978-7-5321-4027-5

I. ①爱… II. ①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7655 号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美术编辑: 蔡 惟

爱 到 Z

喊哪阿伦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63,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27-5/I · 3108 定价: 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引言



多年后,有那么一天,我很早就起了床,走了很远的路,来到了江边。在江边,我发现了一个破败的墓园。

当我穿过一条荒芜的小径时,一辆上海公交车从我背后开了过去。有那么一瞬,我几乎以为这里是上海公交新开辟的一条线路。车上坐着十几个人,扫墓的人。

这地方属于江苏;这墓园隐藏在一片树阴下。不远处已竖起多幢楼盘,起重机正在作业,工业的声音清晰可闻。

上海人,死者们都是上海人。全国人眼中几乎与滑稽、吝啬、势利、可笑等同的上海人。可如今,即便连死亡都已化作一片平静。

大部分死者都上了年纪,也有十几岁夭亡的少年人。墓碑上的人们多取名为阿大、阿小、阿宝、阿根、阿妹、阿弟、小妹、小弟。都是穷人家的孩子。民国时期富人家的公子或者女公子,是一定要起大号的。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,当他们还是上海贫民窟中妈妈膝下的宝宝时;大人们就这样叫他们:阿大、阿小、阿宝、阿根、阿妹、阿弟、小妹、小弟……

百年倏忽如梦。当年妈妈口中的“阿大”、“阿小”、“阿宝”、“阿根”、“阿妹”、“阿弟”、“小妹”、“小弟”如今安在哉?名字里呈现的饱满幼稚的童颜,如今已化作江边的清风明月,徒令过客如我者感伤耳。

多年后一个薄阴的清晨,当我独自一人站在这破败的江滨墓园,我想起了多年前曾写下的一个小说开头——

从前在上海，有一个小记者叫兔子，整天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。

这篇小说写完时，我已经33岁了。33岁，村上春树说，还足够年轻，但不能说是“青年”了。33岁是耶稣死去的年龄，而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的凋零从这个年纪就开始了。33岁时的一天，村上春树独自一人坐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，喝着啤酒，看着一个叫迪布·希尔顿的美国年轻外场手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左线安打。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，有什么东西自天空静静飘下。他明白无误地接受了它：写小说。

我33岁了，可我还活着。当我站在死者的墓碑前，我想到了这些年来走过的路，想到了自己的命运。想到自己从记事起就以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，因而他们能够理解我的伤痛。想到自己很小时就隐隐约约地明白，我是不属于这里的。

我是不属于这里的，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。尘世把它的重量加诸我之上，我变得憔悴、痛苦、丑陋和不知所措。但我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。在那里，天使们展露宽容的笑容欢迎我，这个一头长发、脸色很差、总是饿着肚子的小女孩，擦去我的眼泪，拥抱我的忧伤，说：你是值得存在的，正如所有人一样；正如你在二号线上遇见的脸色蜡黄、满脸不安的小偷；正如你在静安公园邂逅的甘肃妈妈，边乞讨边哺乳六个月的女儿；正如一切破碎不安、不知所措、患得患失、饱尝伤害侮辱的人一样。

我知道哪里有天使。我还知道，当天使们活在尘世上，他们遭遇到的痛苦和我的一模一样。因此，在值得一切年轻人嘲笑的33岁，我坐了下来，翻开了那本小说，看到了那个不怎么样的开头。我知道，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把故事好好地讲完。就像那个叫奥尔罕·帕慕克的老天使说过的：像讲述别人的故事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像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样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
这些年来，影响我最大的文学著作，是帕慕克那篇短短的诺贝尔受奖词。有时我觉得，作家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命悬一线的新娘，包括评论家和出版人在内的一切读者则是那位喜怒无常的皇帝。只有当新娘讲出足够有意思的故事，打动了皇帝的铁石心肠，她才能活过今夜。而明天，照样深不可测，照样危机四伏，照样死亡横行。我手无寸铁，我告诫自己要谨慎小

心。我唯一的财产是真实,绝对的真实,超过了一切虚构的真实。海明威在《非洲的青山》里说,唯有绝对的真实才能媲美最佳的虚构。把自己交到你们手里,让你们裁决我的命运:活着,还是死去。

就让我们从头讲起。



目录
CONTENTS

引言	001
1 掉下一枚避孕套	001
2 “世界名牌”冰箱	009
3 翻译不如卖淘宝	012
4 赔了夫人又折兵	020
5 太阳山路大统路	025
6 兔子在日本料理店	030
7 人生是很多场战争	039
8 姑妈家浴缸里的鲫鱼	053
9 隐藏着几代青年人堕落史的弄堂	067
10 Life is so hard	079
11 40 岁的卡夫卡去了天堂	084
12 一切皆在被窝里解决	088
13 MSN 对话。很苦的。你不明白吗?	097
14 蟑螂穿过房东的牙刷	104
15 A Moveable Dream at Shanghai	123
16 当不说话成为习惯	130
17 高跟鞋戴安娜	139
18 终于长大了	156
19 那个叫成瀬巳喜男的日本男人	158
20 过日子不嫌钱多	167
21 一个是亚马逊女战士,一个是翠翠	174
22 苏州河边,万航渡路	185
23 欢迎来到大忽悠世代!	193
后记:迎接下一次被打倒,在上海,在中国	198

一 掉下一枚避孕套

人是渺小的，只有著作是伟大的。

——福楼拜

从前在上海，有一个小记者叫兔子，整天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。

6月16日那天，兔子的身体里掉下了一枚避孕套。

6月15日那天晚上，五哥坐在“外间”，兔子和徒生安在研究所租给徒生安的小床上做爱。突然，徒生安先发现、然后兔子发现，避孕套不见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兔子回到了自己的小屋，华山路希尔顿酒店对面三层的亭子间里。她在自己屋里吃下了两颗紧急避孕药。

中午，兔子正打算去华山医院，避孕套竟然自己掉了出来。粉红色的避孕套在阴道深处泡了一夜，又肥、又大、又白，像一块增生的前列腺。

兔子在二层半和房东合用的卫生间里，拎着裤子，瞪大眼睛看着马桶里的避孕套。窗外，蓝眼睛的白猫悲伤地睡在空调下面。它的孩子们都被主人扔了。

徒生安的小屋闷热得叫人睡不着。下半夜天快亮时，兔子听到有野猫在悲惨地叫。她把头伸出窗外，看到一只饥饿的灰猫拖着大尾巴，寂寞地走过路灯。兔子看着灰猫，心里想，自己曾把写作定位等同于野猫饥饿时的惨叫。

多少次，兔子看见饥饿的野猫站在小路旁悲鸣，好心人施舍它猫粮，坏人把它打死，或用捕猫工具套住它的脖子（捕猫人，走投无路的捕猫人！），剥去皮，当牛肉或者羊肉串卖。如果你朝一只野猫、一只兔子或者一个人吐口唾沫，一脚踢到他们身上，我完全表示赞同而且理解。你没有错。高尔基的外祖父在《童年》中教育他：“人与人是残暴的仇敌。”

野猫吃了这顿没下顿。兔子和野猫一样，也许明天将失业，被发现，被羞辱，被威胁，被赶走。

兔子坐在拣来的折叠圆桌旁，刚刚看完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《接骨师之女》。一个小时前，书评编辑发来短信，让她暂停写谭恩美，说谭恩美的其他书也出来了，准备另作计划，做专访。

实际上兔子已经想了一两天而无法下笔了，书评编辑的短信刚好是个解脱。她隐隐意识到，是书评编辑不愿意让她写了。

她在写绝大部分书评和影评时毫无乐趣。徒生安提醒她：“提高理解力。写书评影评最重要还是看理解力。起个好名字。以《玻璃城堡》为例，如何起个好名，可用：我承认我历尽悲伤。聂鲁达的一句诗。名字起好了，文章成功了一半。开头结尾都要讲究。十几个长句中可以突然夹一个短句，或突然口语，开头粗暴地进入，或者引用，引用诗。要保住你粗暴的一面。”他批评兔子写的书评和影评：“基本水准不能保证，一般就写得乱七八糟。想个好题目，开头结尾要特别精神。有时要幽默，比如题目跟内容不一样。文字不能太欧化，要汉化。时长时短，讽刺一点。”

自从《喊哪，阿伦特》出版以后，兔子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写小说了。作为作家的兔子早已经完蛋得差不多了。她炮制一篇篇新闻稿件、书评、影评、艺术评论，这些来钱比写小说快一点。编辑们把一本本奇烂无比的书塞给了她。出于恐惧，兔子硬着头皮吞咽着那些烂书，咬着牙关挤出一篇篇不忍卒读的书评。写那些书评时，写小说时灵感四溢、火花四溅的兔子不见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书评编辑批评她：“你写书评跟你写小说没法比。”她一口气读完了《喊哪，阿伦特》，通宵达旦，于凌晨3点发来短信说：才华横溢，才华横溢啊。

只有在读到自己有感觉的小说、看到自己有感觉的电影时，兔子才会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一篇漂亮的书评或影评。兔子清晰地记得，这些年她写过的那么多小说里，喜欢的只有一本：《母猪女郎》。写过的那么多电影里，喜欢的只有那么尚维果的《亚特兰大号》。

兔子想起乔治·奥威尔这个老书评人和影评人说过，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生产一篇短文字，很快就把书评人压垮了，成了一个身穿睡袍、精神委顿的人。影评人的日子更不好过。书评人可以在家上网，东抄西抄，影评人却要参加上午11时的内部放映，为一瓶冰冷的统一冰红茶出卖他的灵魂。

书评作者和影评作者这两类可怜虫,是乔治·奥威尔不写作时的写照,也是兔子这么多年的写照。兔子在一篇名为《写作途中的加油站》的书评里指出:1949年《一九八四》出版后数月,奥威尔病逝,年仅46岁。作为作家的乔治·奥威尔死前才能勉强靠写作养活自己。此前他不得不用各种手段维生,包括给报刊杂志炮制大量应急文章,包括许多书评与影评。他评论英国作家乔治·吉辛的一句话也是他本人的命运:“他一生都在从事为他人做嫁衣的卖文生涯,最后终于达到可以不再抢时间写作时,马上就不幸亡故。”

怎么办呢?兔子继续在《写作途中的加油站》中引用奥威尔的话说,最好的做法是不去理会大多数书。对少数似乎有分量的书,则可以长篇评论,最低限度是1000字。对将要问世的书发一两行短讯,但一般600字左右的书评是一定没有价值的。

写书评、影评和专栏是徒生安的意思。他说兔子你要多手抓,多手都要硬。要多管齐下,齐头并进,遍地开花。于是兔子四处出击,书评、影评、专栏、人物专访、艺术评论、给小资杂志写专栏。直到有一天,兔子那破碎的大脑还想强制自己继续写下去,心里却有一个声音说:够了。自从那天开始,无论徒生安如何试图劝说兔子写书评、影评、专栏,兔子左耳听,右耳出,心里有一个声音说:我够了。

夜里1点钟,徒生安提醒她该睡觉了。“你感冒了。”徒生安说,他背对着兔子,在写简短的影评,每月一次,每次稿费300元。

“我没有感冒,大概是累了。”她头晕眼花,嘴里发苦。徒生安有慢性鼻炎和咽炎,最怕别人感冒。兔子一有感冒的迹象,他就提醒她赶紧吃药。在他们短暂的同居生涯中,徒生安最在乎两件事:兔子千万不能怀孕,兔子千万不能感冒。

五哥睡在衣柜后面,发出细细鼾声,兔子竖起耳朵听了听。爬上床时兔子再一次提醒徒生安,他答应写的两篇书评还没写。“我明天早上起来写。”徒生安保证。

在睡着前,徒生安的鼻子和喉咙大声地响了好多次。他有慢性鼻炎和

咽喉炎。

兔子很久没有睡着。

又是一个晴天，兔子睁开眼睛。眼睛疼，脖子疼，腰疼。总共睡着了五六个小时。

夏天快逼近了。

但如今，年方三十我就白了发，
我的心苍老得更快些；简短说，
我在五月就挥霍了我的夏季，
现在已打不起精神与人反驳；
我的生命连本带利都已用完，
哪儿还有那种所向披靡之感？

这首诗的上一段是——

有那么一天，是夏季的一天——
唉，夏季真是最危险的时辰，
还有五月底的春天也很不妙，
毫无疑问，太阳是主要的原因；
但不管什么原因吧，我们可以
八九不离十地说：有些个月份
大自然特别欢乐，也特别骚动：
三月出野兔，五月必出女主人公。

该离开徒生安了，夏天是抉择的季节。炎热让没有空调的穷人互相撕咬，精神崩溃。得在徒生安和她自己双双崩溃之前离开他。这也是徒生安的意思。夏天到了。

这一年来，兔子的精神崩溃过很多次了。徒生安让她崩溃，报社的破电



脑让她崩溃,老式显示器让她崩溃,吹毛求疵的上司让她崩溃,书评编辑让她崩溃。只有影评编辑对她很好。影评编辑来自云南大理,是一个很酷的傣族小伙子。大海永远崩溃。这是好朋友肖遥的诗。肖遥呀肖遥,你还好吗?还写诗吗?

这是什么世界呀,为什么人们都那么可怕?兔子快发狂啦。兔子快写小说,在小说中跑走吧,在小说中强大起来,在小说中恢复你的精神。你已经被别人也被自己糟蹋得一无是处了。

在小说中没有人能打垮你。

徒生安说:“一定要做精神上的强者,永远不被别人奴役。”这别人包括所有人。对兔子来说,包括徒生安。反之亦然。

被指挥,被想起,被发现还可以压榨,主动请别人压榨,被压迫,被讨厌,被奴役,被玩弄。捉襟见肘,粗糙,焦虑,崩溃,伤害自己,晕眩,眼睛肿痛。只有写作才能结束这一切。只要写作,就能回家。我现在必须做的就是写作。我并不特别在乎结果如何。我不再认真对待我自己的生活,任何别人的生活我会认真对待,但我的则不。别人都想要某种我不想要的东西,如果我写作,那我不要也会得到。写作是唯一的好事,只有写作永远能让你感觉良好,而同时这正是我自己的该死的生活。至于在哪里过,如何过,我可以随心所欲。我现在所生活的地方,就令我十分满意。垮掉派作家凯鲁亚克说。

一次在朋友们的聚会上,兔子的好朋友、作家老范把兔子介绍给朋友们说:“这是垮掉派作家兔子。”兔子感到非常满意。老范这句话堪称神来之笔。我就是垮掉派。Beat generation。我喜欢这个词里包含的一往无前、一针见血和鲁莽的精神。老范是兔子以前的同事、情投意合的弟兄。他们都是那种自讨苦吃的人。

只要不写作就立刻崩溃。不管那么多了,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该完就完。

兔子坐在地上写作。早上6点起床,眼睛肿得睁不开。滴几次眼药水,强迫自己睁开眼睛,坐了起来。再来一杯加了蜂蜜的苦咖啡,彻底清醒。比任何人都要对自己残酷无情。顾城说,身体是资产阶级,我们要打倒资产

阶级。

死了之后再睡吧。要吃好,要吃得健康、平和、平衡。要尽可能保持头脑清醒。他们都比你聪明。用上海话说,都比你门槛精。你唯一的优点是吃得起苦。要勤学苦练,要起早,像小学六年级时那样,每天晚上7点钟睡觉,夜里2点起床读书,读到天快亮时再小睡一会。头脑不清醒的时候就睡觉。不要说话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不要和任何人吵架。不要克扣自己,否则身体就会垮掉。你曾是多么健康啊!不要怕徒生安骂你。果戈理说:哦,我们多么需要不断被人敲打啊,多么需要那种污辱人的口吻,还有那些恶毒的、辛辣的嘲笑啊!在我们心底隐藏着多少卑微的、渺小的自尊啊,多少听不得逆耳之言的、恶劣的虚荣啊,因此需要使用一切可能找到的武器时刻刺我们,打我们,而我们还应感激那只打我们的手。

搬到华山路亭子间前,兔子睡在墙根下,在地上看书,在地上写作。她有一张长一米六、宽半米的竹席,把竹席铺在地上,上面铺一张床单,床单上铺床被子,沿墙摆起莎士比亚、蒙田、《神曲》、《浮士德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红色骑兵军》、赫拉巴尔、高尔基、《哈克贝利·芬恩历险记》(海明威在《非洲的青山》中说,所有的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马克·吐温的这本书),再来几本诗集,狄兰·托马斯(狄兰·托马斯死于暴饮暴食,真是死得其所)、爱伦·坡、希爾维亚·普拉斯。对了,庞德,一定要庞德!为什么我觉得我那么像庞德?为什么一听到乔治·奥威尔这个名字,我就知道他是我想要的作家?

我坐在地上,成了女王。

五哥朝兔子转过脸来。五哥长得像瓦尔德内尔。小时候每次看到瓦尔德内尔和中国选手打球,兔子衷心希望中国选手输,瓦尔德内尔赢,但她不敢说。老瓦的风度多么好!在中国乒乓球选手中,她喜欢乔红和刘国梁。她喜欢乔红的娴静,也喜欢刘国梁身上那种北方男孩的顽皮劲。多年来,这种想说而不敢说的痛苦一直像锯子一样锯着兔子的精神。为什么我永远不敢说出我想要的东西?为什么我不敢大声说出来我想当一个作家?我从六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,自己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写作。为什么我总是不敢正视想写作的欲望,故意把任何事情放在写作之上?为什么一想到写

作,我就故意去做别的事情?为什么任何时候,我总是像小偷一样鬼鬼祟祟?小时候,兔子不敢说自己爱瓦尔德内尔,不敢说自己爱看小说,想当作家。这么多年,兔子用野蛮的精神压制自己,把一切向相反的方向扭转。

想当作家?多么讽刺啊!我们多么吃惊,夏尔竟然想当一个作家!波德莱尔的母亲于1868写信给别人说。唉!我真情愿生下一团毒蛇,也不愿生下这惹人耻笑的东西!《恶之花》中的波德莱尔说,我不自信,因为我不野心勃勃,我身上没有自信的基础。强盗有自信。自信什么?自信他们必须成功。因此,他们成功了。既然我甚至不打算做出努力,我为什么要成功呢?人们可以在罪恶之上建立荣耀的帝国,在欺骗之上建立起高贵的宗教。不过,我在一种更为高级的意识中有某种自信,这种自信却不为我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。索尔·贝娄说,在成功中没有人的因素,成功总是钱本身的成功。

每当兔子胆怯地说自己想写作,徒生安的下一个问题就跟着来了:那么,兔子,你写什么啊?

写什么啊?兔子的眼睛又不敢看别人了。为什么我只想写我自己?写我自己的生活?为什么我总是那么苦恼,对一切总是怒气冲冲?帕慕克在获奖辞中说:我写作是因为内心的冲动,因为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做好其他的工作,因为我想读到像自己一样的人写的书。我写作是因为生所有的人的气,每一个人。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让自己快乐过,写作能让我快乐。

帕慕克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啊!我写作是因为我没法走别的路,我写作是因为不写作我就会变成一个连谎都不会撒的暴徒,一条折磨别人的母狗。我写作是因为我曾是一个恶魔一样的孩子,后来又变成了孩子一样的成人。我写作是因为我像帕慕克一样一直保持一个充满童真和希望的信心:所有的人都是相像的,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伤痛,因而他们会理解我。

说得真好。作家的秘密不在别处。他不满意,对一切不满意,对自己最不满意。写作,只有写作才能让他安静下来,平和下来。

世界上最亏待兔子的人正是她自己,多少年来一直如此。

五哥盘着腿坐在床上,手里拿着一本盗版的《穷人缺什么》。

“哥，早上多喝水。”兔子伸手去拿五哥的塑胶喝水杯，杯上印着徒生安所在研究所的名称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来了这么多天了，五哥还是有点羞涩。

兔子关上洗手间的门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眼袋很明显，兔子闭上眼又睁开，接着转动眼珠。每天花五分钟竭力远眺，向左转动眼珠，向右转动眼珠，梅兰芳就这样练出了一双顾盼生媚的好眼睛。小时候在一本叫《名人爱情传记》的书中看过这一段话，兔子一直记得。

五哥来到上海前在苏州干活，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，每个月 800 块钱。物流公司的老板是徒生安教过的学生。这位学生经常打电话给徒生安，问这问那，一问半天，徒生安被免费利用着。徒生安告诉兔子，他太聪明，他老婆太吝啬。他老婆也是徒生安的学生，徒生安当年亲眼见到女学生和公公争家产，针锋相对，分文不让。

徒生安到苏州看哥哥，两个学生，物流公司老板和老板娘为了省钱，让患了鼻咽和咽炎的老师睡在澡堂子里。澡堂密不透风，徒生安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看见哥哥起早摸黑，人累得呆头呆脑，心里很发愁。但发愁也没有用，所有人都出去干活了，徒生安就和物流公司的小狗玩。小狗是工人们捡回来的，长得很可爱。没人和它玩，很寂寞。看到徒生安和它玩，小狗很高兴，跳起来把两个爪子搭在徒生安的膝盖上。回上海的第二天，学生来电咨询时顺便告诉他，小狗被物流公司的大货车碾死了。

二 “世界名牌”冰箱

那还是五哥来到上海前的时候。一天早上，徒生安醒来，对兔子诉说一个梦。

“兔子，兔子，老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”

“什么梦？”

“老子在天上飞，拉屎拉到了地上。”

“老子真牛。老子你真棒！”他们在家乐福看到过一句广告词“低价就是棒！”每次互相表扬时，他们就说：“老子就是棒！”“老娘就是棒！”同时把大拇指高高竖起。

“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咖啡味？”

“我喝了一包雀巢速溶咖啡。”

“喝吧，喝吧，喝成一个胖猪。”

“我早上起来饿呀！”

“喝咖啡能压饿吗？”

“咖啡里面有奶精。”

“反正你不听老子的话。鲁班班在哪里？”

“趴在我腿上呢。老子，过来吃饭了。”

“老娘，你也来吃。”

鲁班班是徒生安捡来的一只黑白黄三花流浪猫。一个星期前，兔子抱着发情的鲁班班来到宠物医院，让医生摘除了它的两个卵巢。鲁班班再也不会整夜不睡觉，站在窗口上怪叫，或者把桌上的东西乱踢到地上了。

抱着手术后的鲁班班走出宠物医院，兔子到隔壁的宠物用品商店，买了一个喇叭状大塑料圈，给鲁班班戴在脖子上，防止它舔伤口引起发炎。鲁班班对自己戴大塑料圈这一情况感到很诧异。它试着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小心翼翼倒退着走了几步，看能否把塑料圈去掉。明白光靠一己之力无法褪掉塑料圈后，鲁班班马上对这一状况安之若素了。

徒生安坐在床上，向兔子描述他做过的梦。在梦中，徒生安在天上飞

着，拉屎拉到了地上。说完梦之后，徒生安决定，“让五哥到上海来。”

天气很好。徒生安还在梦中拉屎的时候，醒了的兔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阳光暖透身体的感觉，心底升起出门旅游的冲动。崇明岛、苏州三山岛都是好选择，或者像以前一次采访那样，坐一夜火车来到温州，早晨下了火车，来到长途汽车站，搭乘前往雁荡山的长途公共汽车。无论到哪里都是山清水美，空气清甜得要命。在淡季，一个整洁的单人间只需100元一夜。小饭店把生海鲜、蔬菜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入口处。所有食物都很可口。

吃过早饭后，兔子和徒生安决定去四川路一带转一转。鲁迅公园里都是人。很老的老头子、老太太、不太老的半老头子、半老太太。兔子觉得他们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，世界是我们的，也是他们的，但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。

徒生安不住咒骂，说小路两旁堆满了大石头，致使人无法好好走路。又说管公园的人脑子有病，好好的草坪圈起来。又说泡脚店连个帘子也不挂，弄双臭脚给人看。进了鲁迅纪念馆，他又说弄得像个宾馆。

他们从鲁迅公园步行了20分钟，来到了鲁迅故居。鲁迅故居的对面是胡蝶故居。胡蝶故居门口钉着一块邮箱，上写“蔡何汤”。他们在“菜和汤”前面拍了几张照片。然后他们来到鲁迅故居。买了票后，管理处的人把门打开。一个中年女人带他们进去，然后不断催促他们快点离开。兔子心情恶劣，在门口见到了两个在他们后面进去又出来的女人。徒生安打量了几眼，突然叫道：“秦晓雁。”那个女人看了徒生安一眼，说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徒生安前两天跟兔子说过，他在会上认识了一个叫秦晓雁的女人，是研究张爱玲的。秦晓雁说，她正在写长篇，已经写到20万字。

他们打了招呼。

另一女人赏了兔子一张名片，一看，上面写着“副主编、一级作家爱云”。兔子想起鲁迅说过的话：“孩子长大，若无才能，可以寻个小事做，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者美术家。”

天气很好，兔子觉得眼睛累极了，胃隐隐疼痛。

他们从鲁迅故居步行回来，路过“镇定鸡”。每到开饭时间，“镇定鸡”